

天孫女也索隱爾雅婁女謂之務女一作葵織女天孫也荆州占
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正義婁女四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
婁女皆為星紀于辰在丑織女三星在河大星怒而角布帛涌貴
麻絲帛珍寶暗而微天下女功廢明則理大星怒而角布帛涌貴
按織女三星古諺與漸臺四星謂之織星隸牽牛度西隸天市垣
織者作布帛之總名也麻縷所成爲布繭絲所成爲帛織王發謂
之機機持經者謂之膝機持緯者謂之杼所以持繪謂之機機下
足所履謂之筵織俗渾作向記織女之正火關所以促織授衣之意較
蓋關之段借俗渾作向記織女之正火關所以促織授衣之意較
已在大六月至此時有霖雨無傳箋注兩謂之霖時有非常有也
而女功益急時有霖雨無傳箋注兩謂之霖時有非常有也
月令注以爲備八月宿直畢蓋亦適當太陰溼土在泉太過之年爾
隱九年傳兩自三日以上爲霖內經五運六氣太過不及說見三
月越有小早月令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荀水潦注備者備八月
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又仲春行秋宿直注氣乘之也八月宿直
昂畢畢好雨又孟春行秋宿直注氣乘之也八月宿直
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實尾氣乘之也八月宿直
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
木爲妃畢屬西方向妃之所好故好雨也
灌茶傳灌聚也茶藿

夏小正箋疏

卷三 七月

三

思古書堂

之也藿未莠爲葵葦未莠爲蘆箋夏時織貝來自揚州島夷之
篚無近代木棉之利故急茶也疏灌與啟灌藍麥之灌異蓋古
屬織貝織爲貝文以絲曰貝錦以木棉曰吉貝吳錄交趾定安縣
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曰有縣如蠶之縣作布名曰白縹墨
客揮犀閩廣以南多木縣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爲
布號吉貝布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正
此種也蓋誤古爲吉耳木艸木棉有艸木二種按木棉之利中土
興於宋代至明太祖時乃限民田分植木棉者減其稅以勸之其
利始溥故說文有縣無棉古者專恃桑麻衣被豈能旬于婦子故
而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夫之凍餒此經之重茶如此
斗柄縣在下則
且無傳箋正月言斗柄縣在下所以著參中也彼時初昏參中
經云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計日行半規經一百八十度則旦參
中斗柄縣在下決在七月無疑此經既云斗柄縣在下則旦言斗
柄所以著參中則上脫參中二字可撫印板而窺之蓋魁枕參首
杓縣在下則魁正南上而參中如見矣今八月誤衍參中則旦之
錯簡必矣

八月割瓜

傳割瓜也者畜瓜之時也

瓜至是堅實可菹小雅

旨蓄圍冬之計矣 瓜是割是菹獻之皇祖誠重之也蓋不徒民間

瓜華速成易腐至是皆邃養堅熟可割割其蔓而盡收以為菹足

供終歲旨蓄矣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割是菹獻

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箋云中農人作廬以便田事于畔

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割削淹漬以為菹致隆于七廟如此

于先祖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此一瓜菹致隆于七廟如此

若其八日之家既有耕九餘三之給足復佐以桃梅棗栗之多品

于以奉先養老用禮食時豈若末俗之聖讎干畝思與千戶侯等

哉 傳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箋

玄校 玄黑而有赤色易曰天玄校蒼黃之色也玉藻麤裘青犴

袞絞衣以楊之注絞蒼黃之色絞為黼變歧出之字當依此經作

校蒼黃色故从木記染事急衣也 疏說文玄幽遠也黑而有赤

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攷工記曰畫縉之事北方謂之黑天

謂之玄天官染人夏纁玄注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

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攷工記鍾氏染纁術也

染玄則史傳闕矣攷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滄

而漬之三人為纁五入為縵七入為緇注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丹秫赤粟熾炊也滄茨也漬猶染也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

黑則為縵縵今禮俗文作爵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爾雅曰一染謂之縵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染布帛者染人掌

之凡玄色者狂縵緇之間其六入者歟禮有絞衣說文無絞蓋蒼

黃色之字本為校之別一說玉藻之歟當據小正讀若校也染人

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葡三時之事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

文章黑黃蒼赤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

度此無與于民事故小正于八月摺之曰元校而已玄尊而校卑

也幽風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猶此意也蓋染玄必三

入朱為纁以為之質也後乃三入黑 剝棗 傳剝也者取也 箋剝

為玄而朱則以朱索朱故曰孔陽也 剝棗 傳剝也者取也 箋剝

壺 釋木別諸棗之名壺棗注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

白熟榘酸棗注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榘棗楊微齊棗注未詳遵

羊棗注實小而員紫黑色今俗呼為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

洗大棗注今河東猗氏縣之大棗子如雞卵煮棗注未詳蹶洩

苦棗注子味苦暫無實棗注不著于子還味棗注還味短味卑

雅棗大者棗小者棘益若酸棗所謂棘也于文重束為棗束束為

棘益棗性重篙棘則氏矣故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刺擊也棗

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

收收瀟撼而落之為上是也容齋隨筆王荆公作詩新經解剝棗

夏小正箋疏

卷三 八月

四

思古書堂

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問民粟零傳零也者

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甚矣司古文伺字粟零降也零而

後取之故不言剝也箋零而取之與收棗異濼

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變作栗按棗粟之用至昔天官籩人饋

食之籩其實棗栗加籩之實漢茂芟栗脯此吉禮所貴也聘禮郊勞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籩方玄被纁裏有益其實棗蒸栗擇兼

摯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此賓禮之所重也昏禮婦見舅

姑摯笄棗栗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摯不過栗棗備饑饉亦不如史遷貨殖傳燕秦

此二果者民間尤足以佐穀食備饑饉亦不如史遷貨殖傳燕秦

千樹栗安邑千樹棗與千戶侯等也零說文凡艸曰零本曰落此

析言之若統言之則零落可互訓也釋詁隕頥湮下降隊標霽落

也此段霽為零也又漢書敘傳共時者荅落亦段荅為零也埤雅

栗駭蓬轉蓋栗房秋熟罅發其實驚躍

如爆去根幹甚遠殆亦所謂粟零歟

曰鳥羞白鳥傳曰鳥也者

鳥也者謂鬪蚋也其謂之鳥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

也之盡食也箋曰良螢火也鬪蠹也或作蠹傳本為鳥羞也者進

蟲之養羞所以為小民收斂積聚戒也盧崔豹古今注螢火一

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耀一名月良一名燐一名月鳥一名夜

夏小正箋疏

卷三 八月

五

思古書堂

光一名宵燭腐艸為之食蚊蚋蚊說文再見蝨蟲二部本作蠹或

作蠹俗作蚊鬪蠹也从蠹兩聲傳本作鬪蓋鬪之譌省也月令仲

秋羣鳥養羞鄭注引此經及傳作九月又曰二者文異羣鳥君良

未聞孰是逸周書時則訓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羣也者謂星也

乃援之以為異說不可從也蓋養羞之

記不過為小民旨蓄禦冬備戒而已

震則伏傳震也者謂星也

也箋震房星為農田時者或焯作晨與晨夕字異隸變灑作辰

故此經之辰先儒每以大火心星解之誤矣八月曰在角心距角

三十餘度故昏時可見而房較近于日故先心而伏傳以入而不

見言伏者蓋已交八月月中氣則伏而入及九月則內火矣蓋震

原作辰隸變灑之也今正說文農房星為民田時者或焯作晨經

典隸變以辰為之周語辰馬農祥此灑房星為農也釋天天駟房晨

房為天駟為農星又為農辰故曰辰馬農祥農祥者周語農祥晨

正韋注農祥房星也農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

曰農祥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按大辰與壽星折木

等同為十二次舍之名也此辰與辰辰為農之辰先儒每灑而一

之而不知其不可也如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則此辰本作灑

無疑金氏注曰大火初昏而沒也心星也心為天子明堂之位故

于星為大辰此大誤也孔曰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于此言辰

則伏于九月乃言內火是也觀本經變則伏在三月變辰管為伏

季春出火民咸臥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出火內火者即大宗伯
吉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之大典也民咸臥之民亦如之者謂臥
司烜氏之政令若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失火焚萊之禁及秋官
司烜氏之政令若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失火焚萊之禁及秋官
火之處及備風燥皆是也清明為季春初氣火禁之修豫在仲春
此即自漢以來寒食禁火之政也古者上公內火通天也司烜司
烜下士掌火政令近民也今世所奉司火之神即此大火心星也
或以為赤帝則天五行四時之帝之一也或以為祝融則地五星
之神一也或以為熒惑則五緯之火星也皆非司火之神且非
民間所得祀也此經九月記內火三月不記出火之時也故三月參伏九
月內火皆記于初氣之初也火者大火心星商星也參商為出
沒杜詩所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是也九月內火
往也變遣也雁以北方為居故謂南來曰遣鴻雁非鶻
雁並舉也鶻雁說文去也與此傳蓋合月令仲秋鴻雁來此其
言去何也雁以北方為居離其居而南故言遣也言來者以此
居言也卑雅遣猶曰傳其驛舍云爾雁舊謔作鴈今正鴻說文鶻
也鶻黃鶻也史記高帝為楚歌鶻鶻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

夏小正箋疏

卷三 九月

七

思古書堂

絕四海謂此也隨陽之雁何嘗有此名易漸之六爻言漸陸漸木
漸陵矣豈謂也哉而經典往往鴻雁索鳴者猶曰大雁云爾也雁
文作唯或作鳴鳥肥大唯唯然也謂鳴雁者猶曰大雁云爾也雁
安有小者對言釋鳥曰鳧雁醜蓋雁對鳧言為大爾安有大曰鴻
小曰雁之辨哉小雅鴻雁傳大曰鴻小曰雁蓋鴻蓋之失其本也
舊矣黃氏曰月令八月鴻雁來言自起行未至南也九月鴻雁來
賓謂至中國若賓客之來也竹書于四裔之朝皆曰來**主夫出火**
賓雁非中國之鳥而知有中國故其來也曰賓貴之也**主夫出火**
傳主夫也者主以時從火也主夫若周官司烜司烜之職也
出火者弛火禁令民閒得焚萊火田也魯古屬于刑官木鐸視大
于國中民閒奉薦惟謹之未出已豫修火令司烜屬于刑官木鐸視大
舉火者則當其時之禁民出火可知必待季秋內火之後然後申
出火之令也異哉先後鄭君之注司烜也蓋反是矣其言曰火所
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作火後有災
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
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以出內火其謬可謂甚矣後
儒逕遵守其說莫或異議故金氏之注此經也以為古者季春出
火所以焚萊如是民之議故金氏之注此經也以為古者季春出
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于是使主火度其用而

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凡此躡盤之談皆由不解春
秋傳之內火出火以火星之出入為候而言祀典也以祀典為期
而張弛火之禁令非謂民間用火視此星出而視此星入而內
也見此經于內火之時而言出火兪然無由直解也而豈知惟內
火乃可以出火若季春出火則豫故火禁使不得陟之鳥蟄陟
出火此為五官六府之修而備相財成之要道歟陟之鳥蟄陟
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去室鄭注以圍冬于巢習飛
鳥將即于幽遠也通卦驗白露燕去室鄭注以圍冬于巢習飛
騰也經言陟謂此時也蟄者即崖壑泥涂自纏以圍冬于巢習飛
陟也意者冥亦屈伸交相養之道也巽春言燕秋謂之玄鳥何
也降而就家曰燕詳其籥曰布披枝尾之形也將歸謂之玄鳥
幽遠之意也近人謂之燕凌虛謂之九九象高舉而形微也月令
曰玄鳥歸玄鳥安歸歸蟄爾蟄于島岸泥涂或山穴泉空木中皆
以泥涂旬而自纏非若蟲蟄之坏戶已也今人時或見之或謂渡
海非中國所常見矣也記其蟄何也蟄必先極力高舉縱意翔
就家也蟄必先言陟也也玄鳥每將蟄必先極力高舉縱意翔
大會于青冥樂羣于廖廓俟倦飛而後歸蟄亦動淨交養之機舒
卷自得之道也鳥之蟄者不惟燕倉庚亦蟄也倉庚不言蟄而記
玄鳥之蟄倉庚農桑之候之鳥生民之祥也巽巽貉狗鼯則穴
故尤重之記其蟄而復詳其陟而後蟄也巽巽貉狗鼯則穴

夏小正箋疏

卷三 九月

八

思古書堂

蟄而巽巽虎魄似豕山居巽如巽黃白文貉隸變作豕大如驢
似鬣多力其皮溫煖猶似據釋獸注引此經正之鼯似鼯似鼯
作貉鼯鼯舊論作鼯鼯今據釋獸注引此經正之鼯似鼯似鼯
赤黃色大尾啖鼠一謂之鼯通卦驗巽巽入穴在穴小雪候亦火入
漸晚而晚寒之論也疏釋獸巽巽虎魄其子狗絕有力巽按西宮
之宿指參伐象白虎形而攷工軛人職云巽旗六府以象伐也此
亦可見巽為虎魄也說文巽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婚聲卑雅巽
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巽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婚聲卑雅
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莊子所謂巽經黃白文是也冬蟄不食
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釋獸巽如巽巽黃白文是也冬蟄不食
長頭高腳猛戇多力能拔樹木說文巽如巽巽黃白文是也冬蟄不食
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
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其脂白而羆理不如熊白之
美也貉原作貉隸變字也經典又承譌作貉非今說文正後漢
西南夷傳哀牢夷出貉獸注南中八郡志貉大如驢狀頗似貍多
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貉色蒼白其皮溫煖貉皆當作貉此說
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釋獸貉子貍郭也今說文名貉今江東睡
貉為狹狹按郭所引皆俗字也埤雅貉營窟與獾皆為曲穴江東避
雨陽亦以防患獾之出穴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

大火龍尾伏辰房在日前如係之然按日月五星皆右轉趨東此
逆宮而順度也依二十八舍之次故八月日躔壽星角亢尙在房
後九月日躔大火至心度為在房前日在房前則房在日後矣孔
說小誤尙書偽古文允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閻氏辨其偽
以為日食不在九月其說詳矣然仲康時去禹未遠以雀入于海
此文徵之則僞在年月而九月朔之昏當集房不誤也

雀入于海

為蛤

雀俗謂之麻雀食屨屬說文屬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雀

也其色褐其鳴節節足足禮器象之曰爵爵與雀同音後人因書

小鳥之字為爵矣月令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高注呂覽曰賓

雀老雀也棲宿于人堂宇有似賓客通卦驗亦云賓雀入水為蛤

也又有似雀而色純黃者曰黃雀戰國策云僂喙白粒仰棲茂樹

詩所謂黃鳥也蛤說文食屨屬有三皆生于海厲千歲雀所化秦

人謂牡厲海蛤者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翁老服囊所化也

此經化蛤之雀據通卦驗及高蒞為麻雀孔氏曰雀黃雀也疑別

有據入海月令曰入大水鄭云大水海也蓋亦據此經云然而通

卦驗亦云入水疑麻雀入水為蛤不必一例入海也但不得如入

海之為牡厲可入藥材尔埤雅蚌一名屨蚌字乳以秋聞雷聲則

瘵其孕珠若懷娠然故謂之珠胎與月盈朒蓋物有非類而化者

夏小正箋疏

卷三 九月

十

思古書堂

若牡厲蚌無陰陽牡須雀鴿以化
故蚌之久者能生珠專壹于陰也

寒雅人每以此占天欲雪蓋亦時有養夜傳養也者長也若日之

翼重之意黑烏之浴其謂是歟養永也日短至之夜亦若夏長至

為十一月中氣錯簡在此養永也日短至之夜亦若夏長至

之日永也說詳五月日短至為十一月中氣此所謂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者也此經當在十一月萬物不通知入于淮為屋

之下隕廉角之上錯簡在此毋庸曲為之說知入于淮為屋

盧也箋屋大蛤一曰似蛇而大噓氣成樓臺丹碧之狀將兩螭

見謂之屋樓亦有雉與蛇交而生者凡由變而化者謂之蒲盧螭

贏取桑蟲以為己子曰蒲盧著于小戴之記說文言之甚悉雉入

淮化屋曰蒲盧著于大戴之傳山海經言之可證記屋蛤所以裕

鮮食重厚生也爾雅說文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

入海段云桐柏大復以四字為山名禹貢媚言之今淮水出河南

桐柏縣桐柏山東流經羅山縣真陽縣息縣固始縣光州又入江

南於經潁州府霍邱縣潁上縣壽州懷遠縣鳳陽府臨淮縣五河

縣盱眙縣泗州至清河縣合于河經山陽縣阜甯縣安東縣至雲

梯入于海古水道河于冀州入海不與淮同北少許云東南水道今

未有異淮自平氏至于海大致東北行東多北少許云東南水道今

晉語九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屋韋注小曰蛤大曰屋皆介

物蚌類埋雅屋形似蛇而大要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

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狂煙霧高鳥倦

夏小正箋疏

卷四

十月

二

思古書堂

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屋樓將雨即見史

記海宥屋氣成樓臺野氣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又曰蛇

得其脂和蠟為蠟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又曰蛇

之求于龜則為龜求于雉則為屋故三物常異而同感也又曰屋

食燕子蛟食犀角釋魚蚌含漿郭云蚌即屋也又屋小者珧郭曰

珧玉珧即小蚌說文屋大蛤段曰雉化屋比雀所化為大故爾大

蛤屋與蚌雖屬而別屋之用詳于官禮左傳玉部曰珧屋甲也所

以飾物珧屋屬天子佩刀玉珧珧必士珧珧珧按屋甲固可飾

重器供厚葬而屋蛤與魚鹽大足以濟民食左昭三年傳所謂魚

鹽屋蛤弗加于海是也經所以記聖無棄物耳蒲盧者物由變取

皆為厚生記也因以收潢器用則聖無棄物耳蒲盧者物由變取

而成之名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果贏土蜂也蒲盧取

桑蟲之子去而變以成為己子說文蠃蒲盧細要土蠶也蒲盧取

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蠕有子蠃負之釋蟲果贏蒲盧螟

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擘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

繼言是多蒲盧則必如此經所言雉入淮為屋之蒲盧非細要蠶

之蒲盧也段注說文引東原戴先生織女正北鄉則旦名也

曰古語隨變而成者曰蒲盧是也

十月日在析木之津則寅加而卯娠訖亥加子織女恆闕娘

十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箋周官大司馬

禹時水土初平農務尤殷故三時田略而獨言冬狩也冬狩必先

大閱而後狩田也言王狩者禹元年受命于神宗其時猶承舜六

卿九職二十二人之制未有軍政傳官也憲天司馬職中春教

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獻禽以獻禽

以盲烝釋天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禬冬獵為狩皆田為狩

火田為狩春獵字古皆段茅蒐字為之惟祭義云梯達乎獲符蓋

為春獵本字但亦係獲之別一說說文獲下止云南趙名犬獲獲

當補云一日春田也四時皆田此經獨言冬狩者三時田略仲冬

農隙故大閱也先須萊野立表以習坐作進退之節然後狩田也

凡獵名田皆以除田害亦以供賓祭而實以戒武備也然此特武

備之外觀眾箐者耳入學則知文事所以大木實寓乎德行道藝

士之中觀此經萬用入學則知文事所以大木實寓乎德行道藝

撰矣堯典六卿義伯和伯義仲義叔和仲和叔九官十六人司空

禹后稷棄司徒契士皐陶其工垂而受也折也伯與也佐之虞益

而朱也虎也熊也羆也佐之秩宗伯夷典樂夔納言龍是為二十

有二人禹司空嘗師師征苗

九職之中無司馬傳師也

斂弓甲器用之材以待時班

齒取所獲之獸其筋革可供兵

思古書堂

夏小正箋疏

卷四十一月

三

陳筋革

傳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先大閱而簡軍實因狩田而

疏金氏曰為弓甲器用之備黃氏

甲之者則陳之左傳所謂皮革

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

膠也者以爲韌也者以爲遠也

角也者以爲角也者以爲角也者

以爲角也者以爲角也者以爲角

也者以爲角也者以爲角也者以

爲角也者以爲角也者以爲角也

時簡其兵器鄼長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是四時
之田皆簡軍實此周公躬致太平經久之規制也
從者弗行 箋嗇人蓋仍作司空時屬官遂沿以為綴衣虎賁羣
僕侍御之職也 允征言嗇夫馳聘禮嗇夫承命不從者大簡人眾
之倫皆羣僕侍御之小臣也 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
司空之屬也為未殯春秋傳曰嗇夫馳亭林顧氏曰嗇夫馳在書
允征不引書而曰春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未見也按今古文
書固多緣飾之偽而亦必有抱炳守缺之遺存乎其間如此篇之
嗇夫當即小正之嗇人為夏時官制無疑矣 偽孔傳曰嗇夫主幣
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固無以證其必然而其為羣僕侍御之小臣
若綴衣虎賁之屬可知也 若漢制有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此依
秦制與古懸殊矣不從者大閱人民眾多天子侍御空簡故嗇人
不從也 張氏曰是農務未畢者猶不從獵也 黃氏曰如張解則嗇
穡通十月游場則穡事空畢矣而猶有不忘危之要道也 豈以農
非也 四時之田所以警武備乃安不忘危之要道也 豈以農
則誅後至斬不用命之謂何哉 于是月也萬物不通 無傳 籟
之餘微陽方息君子齋戒以順天地之閉藏也 時有養夜錯簡在
十月 籟月令于十月巳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天地不通閉塞

夏小正箋疏 卷四十一 月 四 思古書堂

而成冬至是而微陽方息正空助天地之閉藏故云萬物不通也
時有養夜當在此經之下而錯簡于十月觀此經無傳亦可見

隕麋角 隕記時焉爾 箋麋塵似鹿而大鹿陽獸夏至得陰而解
角陽退之象也 麋塵陰獸冬至得陽而解角陰退之象也 疏釋

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麋絕有力狀鹿壯麋牝麋其子麋其
迹速絕有力麗說文麋壯鹿也以夏至解角麋鹿屬冬至解角月

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孔疏角解說者多家皆無明據 裴氏
曰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陰從陽退之象今以麋為
陰獸情淫而游澤冬至得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若節氣早晚

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 隕陰象是也 若節氣早晚
周官大夫供麋侯言討臧除害也 曰至而麋角解蓋鹿肉食之燠

以陽為體也 麋肉食之寒以陰為體也 曰至而麋角解蓋鹿肉食之燠
陰為體者以陽為末角末也 故其應陰陽如此 麋角自生至堅無

兩月之久大者乃至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此骨
血之至彊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彊精髓也 麋茸利補陽鹿茸

利補陰凡茸無藥太嫩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析
木茸尚如瑪瑙紅玉者最善又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置蓍帛中

能令歲久紅色不駮又以拂氈不蠹今麋鹿醜亦喜紅南人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麋鹿輒注眠不動因以利刀刺之名苑曰鹿之大者曰塵羣鹿隨之皆眠塵尾所轉為準于文主鹿為塵而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說文塵麋屬段云乾隆三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目諭 御園塵角于冬至皆解而麋角不解 敕改時憲書麋角解為塵臣因知今所謂塵正古所謂麋也黃氏曰不言麋角隕而言隕麋角何其隕也有隕之者也天地之氣動于至微而象于至著易有隕自天陽甫至而隕者已狂麋角著焉爾博物志康掘澤艸而食其場成泥名曰

十有二月鳴弋

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弋也 箋弋鳴也俗所謂鷓鴣也隸枝作鷓

又涵鷓為鷓非也記鳴弋即月令征鳥厲疾之意殺氣將盡矣鷓說文雖雞也籀作鷓又鳥部鷓鴣也段云今之鷓鴣也廣雅曰鷓鴣夏小正謂之弋弋之字變為鷓讀與專切與鷓疊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鷓即鷓也然則倉頡有鷓字為鷓許無者謂鷓為正字鷓其俗字也小雅四月匪敷匪為鷓為鷓字陸釋文作匪鷓不獨改其字且非其物矣大雅旱麓鷓為鷓魚躍于淵鷓亦當為鷓箋云鷓鷓之類云類則別于鷓經文字本為鷓明矣正義引說文鷓鷓鳥也此亦引說文鷓鷓鳥而從俗寫

夏小正箋疏

卷四十二月

五

思古書堂

為鷓耳蓋唐初已認鷓為鷓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按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鷓注鷓鳴則將風正義鷓當極也征鳥鳴則風生塵埃起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鳴則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征鳥謂鷹屬也蔡之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此經之鷓為鷓鷓即鷓鷓則亦鷹隼鷓之屬也記鳴弋亦猶月令之言征鳥厲疾矣禽說文走獸總名从瓜象形瓜獸足踈地也象形九聲爾雅狐狸獾貉醜其足顛其迹瓜是也又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段云以名毛禽釋弋亦稱謂段借之例非以為獸也傳以 玄駒賁傳玄駒也者蠃于地中也 箋蠃大者俗謂之馬蠃馬大名也其小者遂得駒名耳賁者奔之同聲段借字為奔也韓之婿作韓許書套韓亦不言韓从貝韓婿聲故得段賁為韓也韓之婿作韓許書套韓亦不言韓為韓婿故字書遂誤以賁為从中从艸之婿讀實為被義切失之遠矣賁之本諫訓飾即班之古文亦讀如韓走于地中者感陽氣而暢適也 疏玄駒埤雅引此經作玄駒賁駒皆託名段借字若古今注之說則孟浪甚矣蠃其本名亦曰蛾俗作蟻釋蠃蚘蟬馬若牛皆大之之譽也如蚘蟬是大蠃而俗乃蟬馬蚘蟬或謂之馬蟻是駒名所由起也蚘蟬皆俗字說文作蠃蠃賁為古班字

說見易賁卦釋文而此經蓋用為奔之段借奔之古文作犇从三
牛象文始加天而說文天部存奔而遺古文犇故于奔下云从天
賁犇聲而誤作犇聲讀彼義切此大謬也惟賁从犇聲故得段費
為犇也犇于地中者蓋地澤臨二陽用事地中氣盈雖未啟戶而
出而地中則犇走自若也坤雅螳有君臣之誼一拳之宮與眾處
之一粒之食與眾蓄之一鼻無疑與眾戮之善門門輒酣戰不解
有行列 **納非蒜** 傳非蒜也者本如非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綴伍 **納非蒜** 傳非蒜也者本如非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野生令民取而畦植之故曰納 蓋釋艸葷山蒜邢疏蒜說文葷
菜也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生山中者名葷按此與釋艸莞苽藜
其上蒿同名異物本艸蒜釋名小蒜葷蒜按葷蓋即非之譌又時
珍曰中國初惟有此後因漢人張騫得胡蒜于西域遂呼此為小
蒜故伏候古今注葷蒜俗謂之小蒜胡蒜俗謂之大蒜是矣蒜乃
五葷之一皆辛熏之物生食增悲熟食發姪有損性靈故養生家
絕之也孫炎爾雅正義云帝登葷山遭葷芋毒將死得蒜啜食乃
解遂收植之能殺腥羶蟲魚之毒段云凡葷者如小葷非按此說
非也古無大蒜之別異有小之異名蓋非葷者如小葷非按此說
五月五日采獨子入藥尤佳傳所云本如非者殆謂此也獨子
別于多瓣故有非名亦記納非蒜良以能解諸毒而重之不必如
納總納銜之納納之君也蓋亦令民間采其種于山澤而畦以蒔

夏小正箋疏 卷四十二月 六 思古書堂

植之備不虞人入梁 傳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罾者也 箋虞人
時之需耳 虞人入梁 謂川衡澤虞也梁以木駕水為橋也 夏人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自十月癩祭魚梁可入澤梁此經記于是

月聖人澤及淵潛矣 疏地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諸職此經
虞人蓋川衡澤虞之職也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說文

梁水橋也橋水梁也 段曰水梁者水中之梁也其字从水橋梁其
本說而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曰梁其段借也凡獨木者曰杠駢

木者曰橋梁之字古文作漆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 孟子十一月
輿梁成大雅造舟為梁皆今之橋制見于經傳者皆言梁不言橋

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橋
互于水中之誼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為梁外多言魚梁王制獺

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澤孔疏引孝經緯是梁外多言魚梁王制獺
月誠不欲歷時久而渴澤也 聖人之恩及飛潛亦可見矣梁者主
設罟罾者謂如大澤汪洋無際必先成梁而後設罟罾者得所主

張而綱 **隕麋角** 傳蓋陽氣旦曙也故記之 箋再記隕麋角豈如
維之也 隕麋角 月令疏節氣早晚之說歟亦莫能決也 旦傳本
且暗蓋暗之譌且暗者蓋以日擬月謂時加丑則天且暗也

黃氏曰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小正于夏壯曰勿用取角
諱之也于冬至再言隕麋角著之也易小正于夏壯曰勿用取角
上九曰姤其角鹿陽獸恃其陽盛而聚麋陰一至即姤其角而為

之隕君子之所羞言也故諱之也若夫麋木獸之陰也陰不宐角而角是與陽爭幾為坤之龍戰矣且麋之言迷也迷復之凶君子懼焉乃陽一至而角為之隕不敢亢也易于復之初曰不遠復于二曰休復以下仁麋之隕角于子者其不遠之元吉乎隕角于丑者其休復之下仁乎故君子甚樂乎其著之也臨十二月之卦也初九曰咸臨九二曰咸臨咸者無心之感天地之氣動于至微而象于至著易之再言咸臨者動于至微而小正再書隕麋角者象于至著也睹蓋从日者聲之睹俗書作署且睹者謂陽氣如日之早味爽且明也黃氏云陽生于子長 傅氏云蓋衍文戴氏于五氣至此如夜之將旦而睹亦通 因誤為出傳失之矣

夏小正箋疏 卷四十二月

七

思古書堂

男
校字

